

勇敢面對，生命的殞落

英三 B 周姿妤

「如果要離開人世，什麼樣的時間、地點和方式是你能接受的？」

那是開學後第一次正式上課。

早上七點半，一如往常地，我坐在 D0202 教室享受一個人的寧靜，準備開始精彩的一天。窗邊鑲著金黃暖陽，伴隨鳥語輕快，身體裡的活力因子已躍躍欲試。這些摩拳擦掌的小細胞們萬萬沒想到，這一天碰到的第一個課題竟然是人生的盡頭。

「文化人類學導論，談論問題的深度這麼深嗎？」我在心裡大大的驚訝著。而此時，老師催促著台下習慣沉默的慵懶小貓們活過來。

「欸，說話啊！」她不是拘謹嚴厲的老師，「不然，有想過死亡這個問題的舉手。」換了個方式，打破僵局，君攻老師很容易和學生打成一片，「手舉直啊！舉直！」邊環視著教室邊開玩笑著說：「現在的學生舉手都不舉直，真的不懂為什麼。有點活力嘛，舉不直的我等一下通報家長帶你們去看醫生喔！」

面對死亡的旅程，正式啟程。

看著黑板上斗大的字樣：死亡、時間、地點、方式，才發現自己對這個問題沒那麼仔細想過。其實大部分的人都沒有完完整整的思考過這必經的路途，即使我們天天在報紙上看到那粗黑的新細明體說著社會發生的悲傷情事、在電視新聞中看著一幕幕令人揪心的畫面，卻只允許那些聲音、文字在記憶中短暫的停留。

當你有一天心血來潮問著身旁的人關於死亡是怎麼一回事時，他們可能邊打著線上遊戲邊和你說：「不必想得那麼遠啊！」連正眼都不瞧你一眼。也會有人皺著眉告訴你：「幹嘛觸自己霉頭？」

但親愛的人們，如果你知道自己這一生有幾個月可以活，你會發現，蹉跎光陰根本是種罪惡。十六世紀的法國哲學家蒙田在《蒙田隨筆》中提到：「教會一個人死亡，就等於教會他如何生活。」能夠驅趕抗拒與恐懼去學習、去面對，會讓自己對人生更積極且有規劃。去面對的，並非只有自己要承擔的生老病死，更是家人、朋友年老後必須走向另一段旅程的支持。

在過去的台灣社會，「死亡」一直是很禁忌的話題，對於老一輩的國寶來說，

能不談就不談；而現今，隨著知識、社會價值觀和認知開放的進步，抱持著鸵鳥心態的人逐漸趨緩。這是每一個人都該關心的議題，因為生離死別的痛苦，沒有辦法衡量，若是了解死亡並不像被鯊魚咬得遍體鱗傷還必須去跳火圈的可怕，就能夠比較坦然。就像自己連續兩年失去了兩個親人，因為疾病，因為颱風帶來的水患。調適需要時間，低潮需要人陪伴，也需要自己願意走傷痛。我知道，那兩顆殞落的星在另一個地方閃閃發亮著。

那是開學後第一次正式上課。

如果要離開人世了，你，害怕嗎？